

談《東洋學文獻類目》

林慶彰*

自二十世紀初年以來，漢學研究逐漸發展成一種世界性的學問，除大陸、香港和臺灣本身的研究成果外，日本、韓國、美國、歐洲等地的研究成果，也相當可觀。這些漢學研究的成績，有的出版成專書，有的發表在專門性的期刊，有的輯成論文集。就專書來說，可能由數十年前的數十種到現在的千種；論文則由數百篇，進展到萬餘篇。刊載這些資料的期刊或論文集，也可能由起先的數十種，進展到現在的近千種。資料多，分布又廣，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，獲得最豐富、最正確的資訊，這就有待一種涵蓋世界各地區，兼包各種語言的文獻資料索引來提供訊息了。到目前為止，肩負這一任務的是，已創刊五十八年，且全未間斷過的《東洋學文獻類目》。東洋學的範圍比漢學要廣一點，但就該《類目》這五十多年來的編輯方向，仍是以漢學為主。檢查漢學文獻，仍以該《類目》最受重視。

1929年，日本利用八國聯軍之役所獲得的庚子賠款，在外務省的協助下，成立了「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」。當時為蒐集漢學研究資料，於昭和九年（1934）編成《昭和九年度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》，收錄日本、支那和歐美學者研究東方學的成果。這本《類目》的體例是：(1)分上下欄，採直排，每欄皆由右而左；(2)書前有「收錄雜誌目」，分日本之部、支那之部；(3)論文和專著混合排列。論文部分，各錄其篇名、作者、期刊名、卷期。所收專著分量相當少；(4)書末有人名索引，日本和支那分開排列。(5)歐美文的論著附於全書之後。

往後各年度的《類目》，大抵維持這一體例。昭和十三年（1938），「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」改名為「東方文化研究所」。次年（1939）8月，又改名為「京都大學附設人文科學研究所」。當時，由於中日戰爭爆發，雙方戮力應戰，無法專心研究。所以，自昭和十三、十四年度（1938、1939）起，每兩年出一冊。昭

*林慶彰先生，本所副研究員。

和十七、十八年度（1942、1943）的《類目》，卷首有〈昭和十七、八年度の東洋史學界〉一長文。分一般史、歷史地理、社會史、經濟史、政治史、法制史、宗教史、學術思想史、科學史、文學史、美術史、考古學、民族學、書誌學等項，分別請當時著名的學者撰寫。自昭和十九、二十年度（1944、1945）起，將論文、專著分開排列。昭和二十一年（1946）至二十五年（1950），則合出一冊。之後，又改爲每兩年出一冊。自昭和二十八、二十九年度（1953、1954）起，每篇論文篇目皆加上起迄頁數。昭和三十二年（1957）起，又恢復爲每年一冊。昭和三十六年度（1961）起，改名爲《東洋學研究文獻類目》。《類目》由昭和九年（1934）創刊至昭和三十七年度（1962），一直是上下欄直排。這二十九年間，共出版十八冊，可說是《類目》編輯的第一階段。

昭和四十年（1965）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成立「東洋學文獻中心」，負責文獻資料的蒐集，並承擔《類目》的編輯工作。該中心，銜接昭和三十七年度（1962）的《類目》，自昭和三十八年（1963）編起，將書名改爲《東洋學文獻類目》，且內文也由直排，改爲由左而右的橫排。所收論文和單行本，也由昭和三十七年（1962）本的四三四四條，增至六〇二九條。計增加一七八六條，約增五分之二。至1980年度，論文已收一〇一三二條，單行本則有九七七條，合計一一〇〇九條。可見有關東洋學研究的資料，已越來越多。用平常的鉛字排印，已無法應付需求。這十八年，共出版十八冊，可說是《類目》編輯的第二階段。

自1981年起，《類目》的資料改由電腦處理，可說是《類目》發展的第三階段。現在已出版至1987年度。所收論文有一一六二一條，單行本有一三〇四條。合計一二九二五條。另外，還有西方語言的論文七九〇條，專書九七三條。

由於《類目》涵蓋的時間自1934年起一直到現在，從未間斷，且兼包中文、日文、韓文、歐美文的資料，所以逐漸成爲讀者檢查漢學論著不可或缺的工具書。這套書，臺灣幾家圖書館雖有收藏，但較早的年度，往往殘缺不全。這十多年來，臺灣有數家出版社用接力的方式把這套書陸續影印出來了。這可說是漢學研究上的一件大事。1980年5月，木鐸出版社先將1963至1977年度的十五本影印出版。1983年1月又加印1978、1979年的兩個年度。接著丹青圖書公司也將1934至1962年度的部分影印出版。後來，華世出版社又影印出版1980年度的一冊。最近，捷幼出版社又影印出版1981至1985年的部分。則要查1934至1985年度的《類目》，因影印本的出版，已方便許多。

但是，丹青影印的 1934 至 1962 年度部分，各冊中有關「北京」、「人民」、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……等字眼全被刪去。相關的條目，往往變成空白。因此，檢查這一部分的資料，利用丹青影印本，反而產生許多困擾，這是所有利用這套書的研究者，應該注意的。

以上，談到這五十多年間，《類目》編輯發展的經過，和臺灣出版界影印的情形。《類目》本身能持續編輯五十多年，收錄的範圍又那麼廣，對漢學研究的貢獻也人盡皆知。但基於精益求精的精神，對《類目》這麼多年來存在的一些缺失，實有提出檢討的必要。

大陸淪陷以後的十數年間，《類目》所收臺灣與大陸的期刊，較為平均，大部分該收的期刊也都收了。文化大革命期間，大陸期刊銳減，《類目》收錄臺灣期刊也暴增。可是，文化大革命以後，轉而大量收錄大陸期刊，臺灣的期刊能被收入的，已寥若晨星。如以《類目》1985年、1986年、1987年，三個年度為例，所收的臺灣各大學學報，僅有《國立政治大學學報》、《逢甲學報》、《北市師專學報》等三種而已，其他如：《東海學報》、《師大學報》、《淡江學報》、《清華學報》、《高雄師院學報》、《臺北師專學報》、《新竹師專學報》、《臺南師專學報》、《屏東師專學報》，皆未及收錄。

其次，各院系的學報，專業性較強，似乎更能符合《類目》收錄的標準了。可是，除了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》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《歷史學報》、國立成功大學《歷史學報》、《臺大中文學報》、《輔仁國文學報》外，像《東海中文學報》、《東海歷史學報》、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》、《國立中興大學文史學報》、《臺大歷史學報》、《臺大哲學論評》等皆未收入。且已收的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》，1985年收第二十九號，1987年收第三十一號，1986年出版的第三十號，卻被遺漏了。

再者，一般性的學術期刊，只收了《大陸雜誌》、《中華文化復興月刊》、《臺灣文獻》等數種，像《孔孟學報》、《中外文學》、《中國文化月刊》、《民俗曲藝》、《幼獅學誌》、《思與言》、《食貨》、《書目季刊》、《傳記文學》、《臺灣風物》、《鵝湖》……等，全未收錄。而大陸的《傳記文學》，是受臺灣《傳記文學》的影響而創刊，《類目》收了大陸的《傳記文學》，卻不收臺灣的《傳記文學》，這就很難理解了。

由以上的分析，可知《類目》對臺灣研究漢學的現況了解略有不足，該收的學

術期刊遺漏大半以上。此種疏漏，恐非一時疏忽，可能是有意的漠視。也許《類目》僅根據該研究中心所藏的學術期刊編輯而成，該所未收藏的，當然沒有收錄。如果《類目》的全稱是《東洋學文獻中心所藏期刊中東洋學文獻類目》，則我們無法置評。可是《類目》的全稱是《東洋學文獻類目》，且公開發行，這就有兩種事實不容忽視，其一，它是研究東洋學一定要檢查的工具書；其二，此一工具書可能有較完整、較豐富的東洋學資料。讀者因《類目》所形成的認知是如此，而該《類目》，卻遺漏太多重要的資料，這豈不有損讀者的權益。

以上所述，謹提供給編輯《類目》的東洋學文獻中心參考。